

阳谷山怀古

■ 王泽文



蜿蜒盘旋的万里黄河,从巴颜喀拉山流出,一路千回百转,流经华夏大地三级阶梯,直抵太行、秦岭,到达孟津。出孟津,黄河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向东北方向流去。如此在平原地带缓缓而又沉稳地流淌了六七百里,到达东阿县鱼山附近,几乎以正东方向冲着阳谷山而去。由于阳谷山的阻挡,黄河在这里折了一个几乎90度的弯,向北流去,头也不回地奔向大海的方向。

许多年前,我便知道平阴县东阿镇有座阳谷山,并联想着她与我家乡阳谷县的名称有什么关联。久困于地方史志的层层谜团,我终于在这么一个春暖花开的仲春,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阳谷山。比起三山五岳,阳谷山并不高大概巍峨,但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包,却蕴藏着太多神秘的过往。当我的脚步几乎覆盖了这座百余米的小山包,当我的眼光穷尽了周围所有的地形地貌,当我搜肠刮肚地检索完大脑中的相关史料,我似乎破解了萦绕在心头的悬疑。

关于阳谷县名称的由来,地方史料上大致有三种说法:一是上古先民聚居谷山之南,因此

得名;二是取东阿县界的阳谷亭为名;三是阳谷北境为伏羲生活之地,伏羲在此教民种谷得名。为迎合阳谷有谷山之说,后来便有了“三山不见山”的说法,说阳谷县境内的谷山、龟山、黄山皆为潜山,埋藏在地下(阳谷县境内的谷山、龟山、黄山并非地质学意义上的“潜山”,而是黄泛平原上地势微隆的缓岗)。那时,我也总认为造成“三山不见山”的原因,应是黄河多次决口,河沙冲积而致。康熙年间《阳谷县志》记载“城北有宓城,伏羲之城”,不但阳谷县新建了伏城,甚至东昌府区、茌平一带,也出现了伏羲后人祭拜祖宗的现象,这大概是受县志记载之影响。但县志记载的来源,我却不得而知。地方史料中还说东昌府区、茌平一带的宓(通伏羲)姓,是官府在移民时依据古阳谷族群分布而设,把宓姓族群按照相关记载,安置在阳谷北境。而据近些年大量考古发掘和基因对比,伏羲氏 6800 年前在湖南澧县建起第一个城市——城头山古城,后称高庙文化。直到 5400 年前,才形成伏羲、神农、轩辕三大部落并存的局面,看来康熙年间的县志有主观臆断的成分。

从历史可考的记载看,周朝灭商之后实行分封制,在阳谷、东阿、平阴一带设立阿邑,这一带大部分区域应属于古阿邑。古阿邑治所目前仍有遗址,正好位于阳谷县城与阳谷山的中间地带,遗址向东距阳谷山不到 20 公里,向西距阳谷县城 20 公里多一点,这个距离,是古人活动比较容易到达的区域。古阿邑属卫国,后属鲁国,最终归于齐国,是春秋战国时齐、鲁、卫、魏交界之地。从周朝设阿邑到秦朝设东阿县,直到北魏太和十年因水患迁址,这里作为行政治所足足有 1500 年时间。阳谷县是隋开皇十六年(596 年)置县,与平阴同年置县,唐朝时才有东平县,阳谷山便处于平阴与东平交界处,隔岸就是东阿县鱼山,两山之间就是黄河。地方史记载,“阳谷山和鱼山之间的河谷就是阳谷,也叫朝阳谷,是阿邑的春分日出之谷”,我认为此种说法有些道理。而另一种说法是:“因黄河水患,东阿迁城后,为继续使用古阿井水熬制阿胶,东阿县将城西八里的姜沟山与阳谷县阿城镇的古阿井进行置换。自此,该山划归阳谷县管辖,并更名为阳谷山”。从历史记载看,东阿县城第一次迁址是在北魏太和十年(486 年),迁址到东面二十里,那时阳谷还未置县。第二次迁址是宋开宝二年(969 年)到东平县旧县镇,此时阳谷已设县 373 年。据史料记载,东阿县城先后迁址六次,且县邑治所一直在今东平县与平阴县境内。从地图上的位置推断,阳谷山不可能与当时的阳谷县接壤,用阳谷山去换古阿井,不太符合逻辑。

我们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图,可以看到阿邑作为一方区域,居于齐鲁卫魏之间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,在地图上标识也非常明显。距离其治所不到 20 公里的阳谷山,应在其辖区范围。有资料表明,阳谷山旧称谷城山和姜沟山,此区域在历史上曾属于东阿县。结合以上事实可以推断,阳谷名称由来由来的第一、二种说法,应与阳谷山关系密切,如果说阳谷山就是历史上的谷山,倒也符合大多数郡县志书对阳谷名称由来的记载。阳谷县在隋朝置县后,治所初为阿城镇的叠路头,后因水患迁到张秋镇城坡村

(当时称上巡镇),后又迁到今天的位置。整体来看,阳谷县从东阿县分离而出,县邑治所是从东往西迁移的。

从阳谷山顶部往下看,散落着一些平整的台地,我拾级登上山顶,凝望着西面汹涌而来的黄河。黄河流速平缓,河面开阔,水流沉稳,如同母亲敞开怀抱,包容了寥廓天地。俯视而望,气势壮阔的黄河近在咫尺,冲着阳谷山涌来。黄河两岸是绿油油如海一般的麦浪,临近河滩,有一片片金黄色的油菜花,激情热烈,铺满欢快的色调。阳谷山西南方向,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亦是绿油油的麦田,充满着丰收与希望。向南望去,是两山夹峙的山间盆地,中间坐落着一个村子,叫姬庄村,附近还有一个姜沟村。单从姓氏上来说,这两个村子居民的姓氏都是华夏族最古老的姓氏了。作为早期的华夏先人,居住之所屋门朝南,是为了得到阳光眷顾;北靠山,则可以阻隔北风肆虐,简单做一下工事,还可抵挡野兽侵袭,避免居于四战之地;面朝大河与平原,既可取水、防御,又可从事生产劳作。古时候水利设施简陋,监测预警能力十分有限,导致水患危害巨大,而阳谷山一带,既能满足日常取水与耕作,又可在大水泛滥时,爬到山上躲避水患,实在是一处风水宝地。

站在阳谷山的山顶,我纵览山川形势,俯瞰大地河流,更深刻地领悟了阳谷山位置的奥妙之处。阳谷山处于华北平原与鲁中南丘陵交界地带,如果在冷兵器时代,这里进可攻、退可守,绝对是兵家必争之地。由于人类早先没有文字记载,所以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时期,先人们的生活实践与征战攻伐,大多化作口口相传的神话。尽管这些神话与真正的历史有较大出入,但仍是历史最直接的折射与最浪漫的身影。例如远古名人的诞生地,古代战争的发生地等,多有不同说法。即便是信史时代,虽说有了文字记载,有时也会因为记录不全或史料遗失,给后人留下诸多疑问,所以就有了许多地方同质的神话传说,相类似的地名,姓氏乃至故事。例如阳谷县的“三山不见山”之说,全国就有十个左右的地方有这种说法。信史时代之后的历史名人诞生地,有时也往往有这种现象,好几个地方蜂拥着争抢一位历史名人的籍贯,这大概是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一种正常现象吧。好在目前有了基因分辨技术,使得原来存疑的许多重大事件,通过现代考古与基因测序,使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日益清晰。例如通过基因测序分析,我们现在知道曹操的父亲曹嵩,确实是过继给了他的叔叔曹腾,而绝非夏侯家的后代。如果没有基因测序技术,这种甄别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因史料匮乏,我只能了解一些零散的知识,并在游览阳谷山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将这些知识串联在一起,却始终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,所以终未能圆满解答心中疑惑。不过我认为,研究地方史要尊重历史本来面貌,回应人民对家乡的美好期许,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并且不会因为过度杜撰而貽笑后人。

登阳谷山,究古今之变,解心存之疑,察天地沧桑,辨历史真伪,让我的行程增加了许多乐趣,体会到求而有所得的快乐。

行文诗意且克制

乡愁书写易陷入两种困境,要么过度美化,要么刻意沉重,《徒骇河》则避开了这两端。它写市井烟火,也写命运苦涩;写童年清澈,也写世界投下的阴影。这种“温润而略带感伤”的调性,让乡愁有了真实的肌理。

她写宝奶奶带着自己出了东口、离开城门、沿着运河、路过湖泊水塘人家,循着米市街,踏过石板桥……节奏平缓,像河水慢慢流淌。这是孩童跟随长辈一步步丈量城市的步子,慢,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。

郑欣的文字还有一种平衡感,美,但不悬浮。她写雾散后的天空,“像一件巨大的钧瓷器皿倒扣下来,那色泽由白而青,由青及蓝”。钧瓷的釉色是极尽奢侈的意象,浓烈、静谧、不染尘埃;也写赶大集时各种糕点吃食和临时搭起来的灶火,诗意的重彩与柴米油盐的白描,就这么贴着写。

郑欣善于在看似平淡的叙事语言中设置滔天波澜,写人生荒谬。几岁的大豆子陪爸爸卖完糖豆,回家路上被一颗大糖豆卡住,没了气,两口子当天就把孩子埋了。半夜想起卖货的钱还在孩子衣兜里,又去挖坟。结果发现糖化开了,孩子有了知觉,但已活活憋死在棺材里。“小小的一人儿,不到一天,竟了两次。”不言而喻,却听惊雷。人生的荒谬,竟以如此淡然的讲述呈现在读者面前,让人陷入沉重的悲怆。

如一位书友所说,“这本书适合喜欢怀旧、愿意慢下来品读的人;对上世纪 80 年代鲁西风物与市井生活感兴趣的人;以及所有曾在某个傍晚站在一条河边、忽然觉得风里有故事的人。”

王涛是一名风格鲜明的作家,说偏执也行,说倔强也行,反正他一直在进行先锋性写作。在传统厚重的山东文坛、在后先锋时代的浪潮中,他以固执的姿态,完成了一场持续三十余年的文学远征,用虚构重塑出乌龙镇这座“文学圣殿”,实属难得。

当我们以勘探者的身份深入王涛所营造的艺术世界,会发现三个令人震撼的坐标——雄心构筑的巴别塔、技艺熔铸的炼金炉、勤奋夯筑的通天梯。

地理的拓荒者：在虚构的经纬线上重塑世界

在文学地理学的坐标系中,王涛的乌龙镇堪称当代汉语写作的奇迹。这个被鱼人河环绕、被莫邪山环抱的微型宇宙,既遵循着福克纳“邮票般大小的地方”的叙事法则,又暗合马尔克斯对马孔多的魔幻重构。王涛是一个有创作大规划的作家,他虚构了乌龙镇,在此深耕细作,在此开疆拓土。他像一台挖掘机,掘出了属于乌龙镇的文学富矿,又像指挥数个集团军作战的统帅,不断突破自己的写作边界。但王涛的雄心远不止于此,他将地理空间转化为精神容器,使乌龙镇既保有村镇的肌理,又具备王国的气度,既具备《百年孤独》式的史诗气质,又拥有《押沙龙! 押沙龙!》般的历史纵深感。

叙事的炼金师：在故事熔炉中淬炼文学真金

纳博科夫说,小说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,其次是一个教育家,再就是必须是一位魔法师。而王涛,似乎是专门为纳博科夫的观点提供有力证据的。他讲述的故事活灵活现,同时他也是一个善于埋藏深意的作家,更为关键的是,他是一位变幻莫测的魔法师。我曾不止一次说过,王涛就像是马尔克斯、福克纳、拉什迪的合体。他的叙事技艺堪称当代文学的炼金实验。这种叙事魔法绝非炫技,而是暗合纳博科夫提出的作家三重身份:作为讲故事的人,王涛讲述的每个故事都是精心设计的叙事迷宫;作为教育家,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暗藏思想的锋芒;作为魔法师,王涛每次的时空折叠与实验叙事,都焕发出奇异的光彩。

时间的角斗士：在创作长跑中突破文学极限

王涛的创作清单构成了山东文坛最壮观的马拉松图谱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《山东文学》刊载的短篇小说《野地的鸡》起步,到近年完成的《康复时代》四部曲,尤其近十几年来,他几乎以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恒定速度,持续构建着自己的文学宇宙。他的创作密度令人想起巴尔扎克“人间喜剧”的宏伟计划,其文本精度又堪比福楼拜对“完美词语”的偏执追求。王涛的才华是他写作的发动机,喷薄而出、奔涌而流的激情,让他创作时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战车,永远处在开挂的状态。如果文学的长跑有兴奋剂,我想,王涛非凡的才华就是他创作的兴奋剂。也正是才华,让他超越了简单劳动的范畴。

站在王涛建造的文学圣殿前,我想到的不仅是向他致敬的三个理由。王涛和王涛们所代表的是当代汉语写作的某种未来图景。王涛用纯粹的文学虚构守护着人类精神的最后堡垒,在这个意义上,向王涛致敬,就是向文学本身致敬——致敬他非凡的创作雄心,致敬那化腐朽为神奇的叙事魔法,致敬他在文学长跑中的身影。

回到文本上来,说一下四部曲中的《中毒反应》。在读王涛作品的时候,我往往有一个错觉,那就是有两个王涛存在,一个是现代性叙述者王涛,一个是骨子里浸染着东方传统文化的王涛。他对神秘近乎偏执地依赖,天机、命数、凶兆、谶语信手拈来,东方式的神秘成为他的法器。世界在他这里时而漆黑时有光,有时神秘有时飘忽,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冲击力,神秘更多时候好似烟雾,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穿透力。王涛的神秘,将东方式神秘的来源与西方异化后果打通,创造出了一个亦梦亦巫、亦真亦幻的世界,或者说他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。他用梦幻映照清醒,用诗性映照惨烈,用美好映照哀痛,用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映照出一个复杂的世界。他正是靠着艺术叙事带来了异样的呈现。他像一个放蛊的巫师,营造出不可思议的世界,让读者无法自拔,深深着迷,与此同时,王涛完成了他独特的族群书写和历史叙事任务。

《中毒反应》中李家人的灾难和厄运的源头,来自李家祖先和魔鬼达成的盟约。山鬼是中国文化中的既有原型,读者更容易理解为李家祖先内心的魔鬼,只不过这是一场出卖内心的交易。特别是别出心裁创造出的“鬼伞”,其致毒性、致幻性以及和梦境的结合,让故事轻而易举弥合了东方式神秘先天缺陷的鸿沟,东方式神秘不再是一而再地故弄玄虚,而是在真实之地生长出来的绚丽之花。

《中毒反应》既是魔幻的,奇异的,又是结结实实的,有根有底的,也正是因为此,王涛表达得更轻灵,更为自由。

一条河的乡愁 一代人的成长

■ 侯莎莎

郑欣,文学博士、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从《百川东到海》的家国史诗,到《山那边是云》的精神漫游,再到新作《徒骇河》的故土回望,她创作的题材跨度大,具有历史纵深感,折射出其在不同时空游刃有余的叙事自觉。

长篇小说《徒骇河》于今年 5 月出版。作者以 20 世纪 80 年代的聊城为背景,借一个因年龄不足而被拒绝入学的六岁女孩视角,描摹河畔人家的生活日常及命运沉浮。

水韵聊城,温和却有力

为何作家都爱写故乡? 因为作者熟悉那里的一切——人文、风物、建筑等。这种极致的熟悉,使作者能摆脱对细节的雕琢,直接切入人物的精神内核。在对家乡风物的描绘中,着重写人和自然互动相生。

写河湖风貌。作者笔下的河流湖泊仿佛有了生命力,被赋予低调内敛的性格。“从黄河到徒骇河,都显示出了阅尽山川的淡泊随分,再也不想彰显个性。它们默默地、倦怠地、舒缓地赶着路,自顾自体会着汇入大海之前,最后一段生而为河的历程。”千年流转,江河不语,却把人们的故事一程一程带向大海。

写城市建筑。“时光流逝中,这座以所余之木修建,自带着退而求其次的谦逊品格的光岳楼,成为不少史书史料记载中不可或缺的笔墨。”聊城的建筑,无论光岳楼的木质沧桑,还是古城里的寻常巷陌,都透出一种阅尽世事后的从容自持。

写古今变迁。作者梳理史料,上溯鲁昭公二十年,聊城为聊摄故国;而今所见水中方城,始建于宋,初为土城,至明朝改建为砖石结构。每一次城郭的更迭,都是人们背负沉重家园,经

过多次战争、血流、迁徙、重建之后稳固下来的。这种与水共生的防御体系,培育出市民阶层务实、内敛、注重协作的精神特质。

时代转弯处的命运沉浮

改革开放在宏观层面重塑中国经济版图,也在微观层面影响了无数个体的命运轨迹。小说讲述了憨墩、筱佩莲、大精豆子、宝奶奶、姥爷等人物故事。书中没有英雄叙事,而是将活着的意义融入街坊邻里的悲欢中,呼应“生命的韧性”与爱的力量”这一文学母题。

在平凡劳作中展现尊严。宝奶奶踮着小脚摆摊卖冰棍,她活着的意义源于承担责任。宝奶奶的儿子如愿娶妻,儿媳敬酒时,宝奶奶愣神了,欣慰操劳半生后的“功成名就”,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。憨墩虽有智力缺陷、受人欺凌,但会劈水抓鱼,有独门绝技。这些都展现了底层劳动者的赤诚与生命力。

看淡世事成为抵御命运无常的港湾。姥爷历经战乱与牢狱,常常独坐在徒骇河的河堤上。面对孩童关于生死与远去的困惑,姥爷以一句“不过都是始与终这两端之间的一次短暂的徒然的迂回”作答。可即便如此,姥爷还是在认真生活,会在河边看微尘发光,骑上自行车去远足,把废铁皮打磨成小宝塔。这种历经沧桑后的从容,是世间最沉静、最不可摧毁的力量。

在现实困顿中保留对美好的向往。筱佩莲虽然一辈子困在戏里,但她对艺术的执着与坚守,是一种极具悲剧色彩的精神追求。书中提到的“穿格子西服的四奎”“小巷邓丽君”等,折射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 80 年代,普通人对新鲜事物、对精神自由的向往。

